

新華

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
(二)

# 郭沫若全集

考古编  
第八卷

科学出版社

二〇〇二年·北京

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八卷

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 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十六号

邮政编码：100717

科学出版社发行  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本 印张：三十三·七五 插页：二

二〇〇二年十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：一—一二〇〇

定价：二六〇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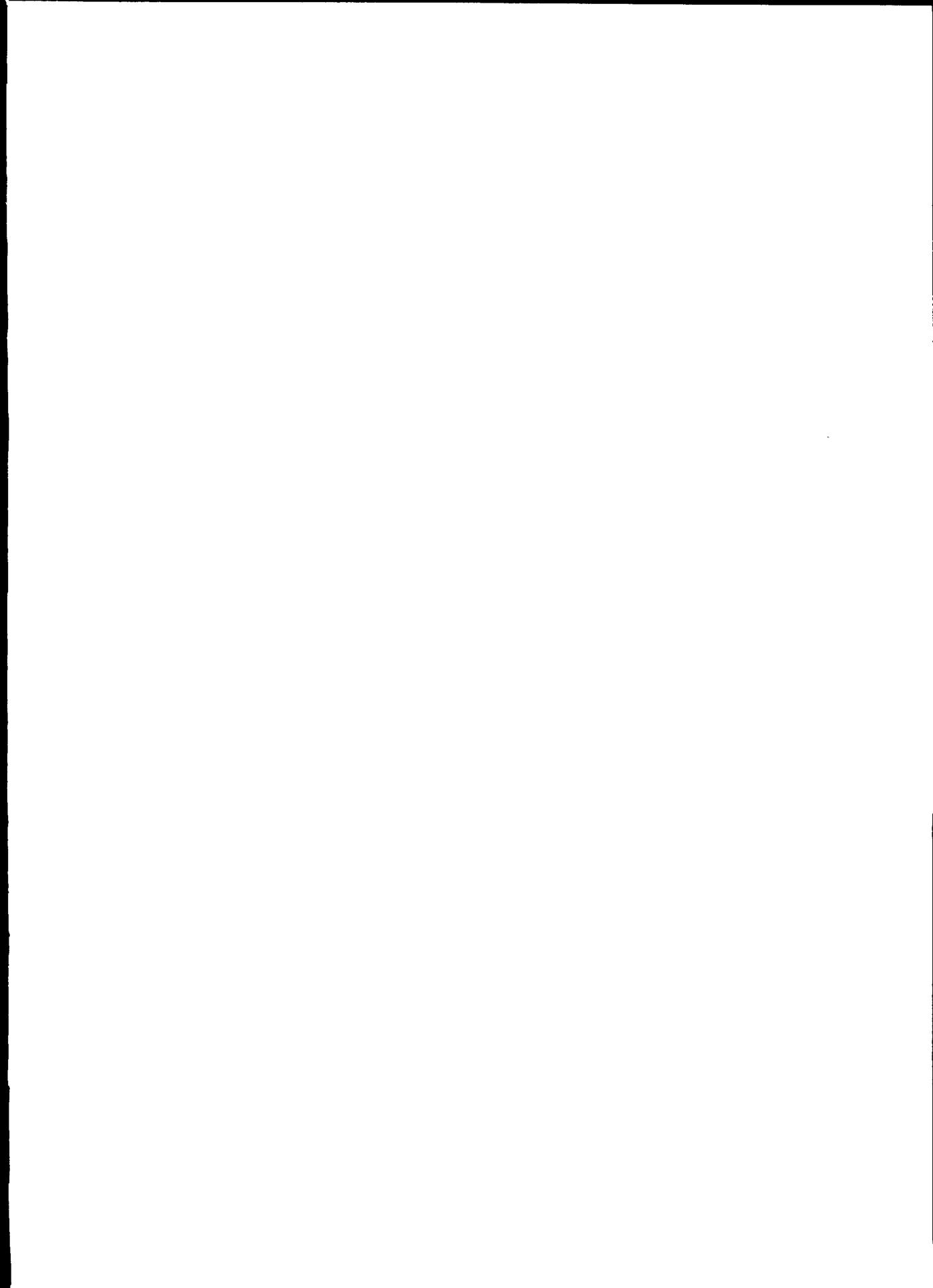
## 第八卷 说明

编入本卷的是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的考释部分。作者开创性地创立了标准器断代法，并按年代和国别分类，将「一团混沌」的传世青铜器，第一次变成完整的体系。使著录的青铜器铭文，既成为有系统的编年史料，又成为有系统的国别史料。

我们作了校勘、眉批。为保存郭老手迹，原书中对某些文字的写法，作者生前未作校改，此版一仍其旧。

## 第八卷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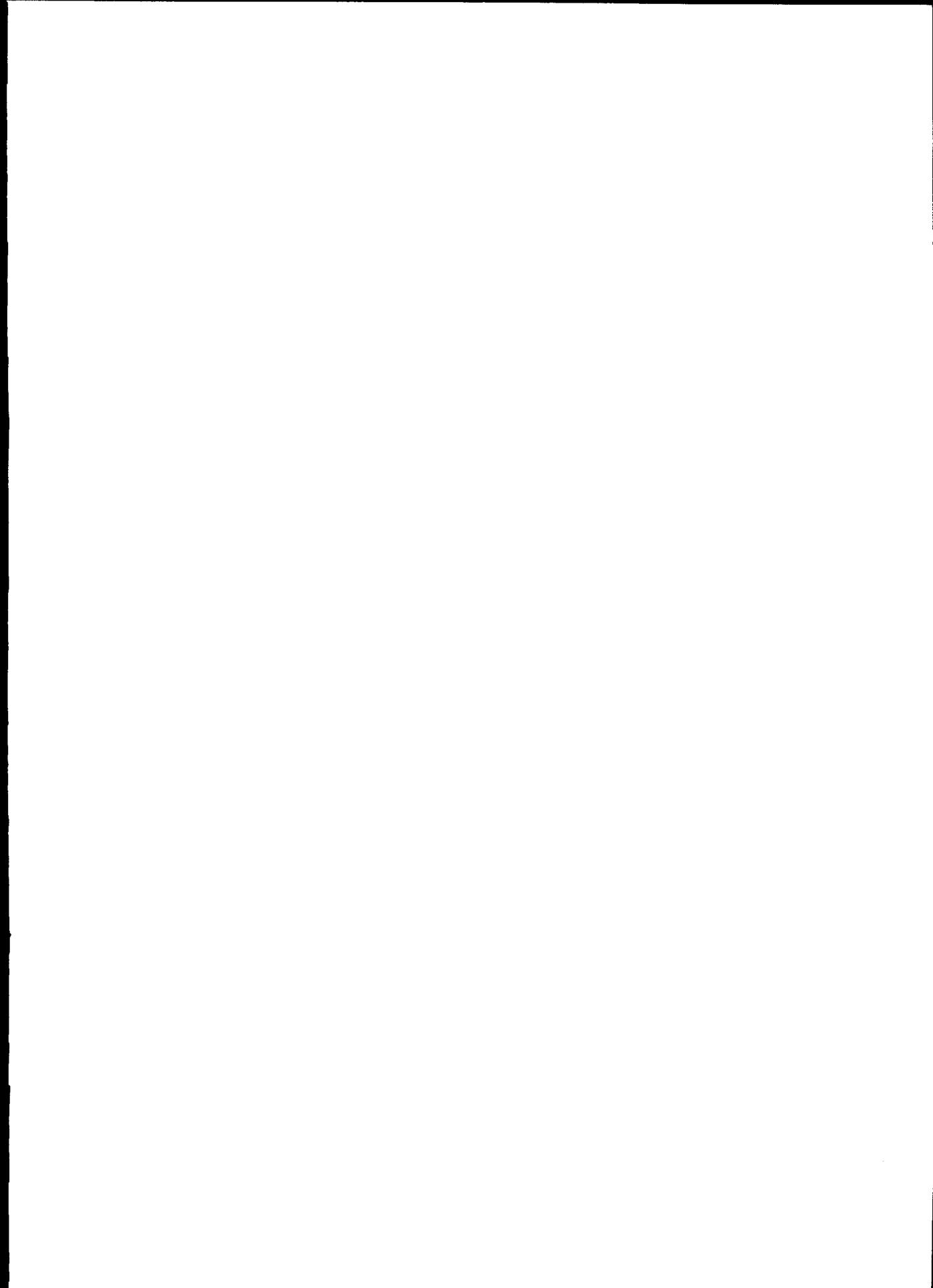
解題	5
總目	7
序文	9
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编	19
两周金文辞大系下编	331
补录	531



兩周金文  
辭大系攷  
釋

一九三五年七月

沫若自題



## 解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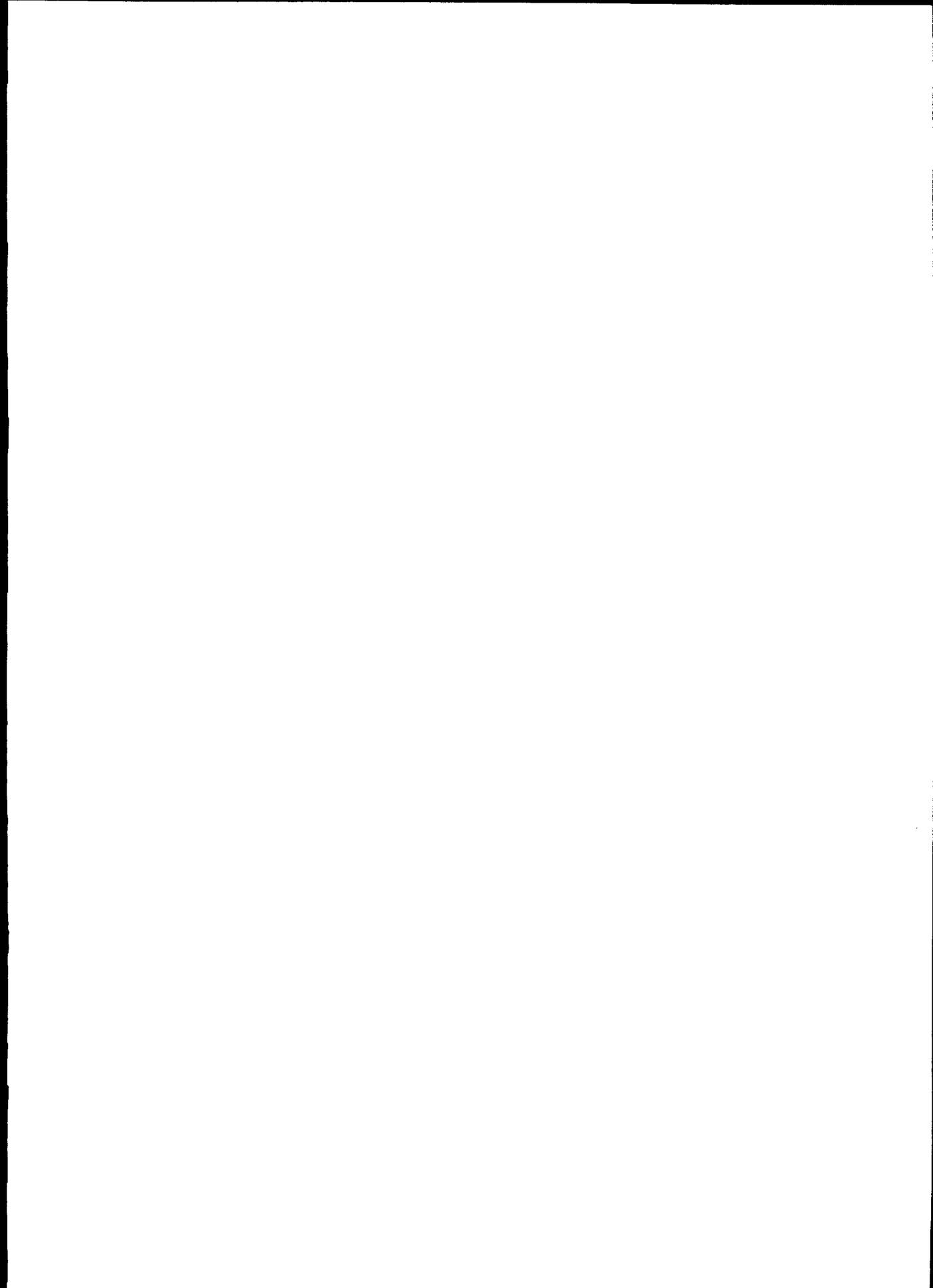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初版大系出版後已歷三年，改釋有未當意處，新出資料亦時有所獲，故今詳加增訂，更別成圖彙，改版問世。

二、釋文悉依原銘隸古定之，以存古文之面貌。通假之字，注於行間，有宜詳釋之事項，則附彙於文後。

三、釋文與圖彙及諸家著錄，詳圖彙卷首所揭目錄表及諸家著錄目，今不復贅。

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二日

著者識。



▲原插圖二種今分別編入圖  
編之補錄錄編之補錄及  
附錄原錄編補遺中楚  
器之說解今編入此補錄中。

# 總目

一 序文

一—五葉

二 本文

上編

宗周文 一百六十二器

〇〇—  
一五六葉

下編

列國文 一百六十一器

一五七—  
二五云葉

三 補錄

越王鐘

越王矛

楚王之六器

一—五葉

總目

一



## 序文

傳世兩周彝器，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，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，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，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，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託，其屬於周初者，如金縢鴻範諸篇皆不足信。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，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，屢經隸定，簡篇每有奪亂，文辭復多竄改，作為史料，不無疑難。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，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，是其可貴，似未可同列而論。

雖然，有遺憾焉。彝器之傳世者雖多，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，間有傳其出土地者，大抵因農人掘地或它種土木

工事之偶爾發現，發掘者本不具學術智識，發掘後又未經調查紀系，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，而其表面遺跡亦復終遭湮滅，甚可惜也。至于著錄之書，自趙宋呂訖于今，頗多名世之作，或僅採銘文，或兼收圖像，或詳加攷釋，或不著一語，雖各小有出入，然其著錄之方，率以器為類聚，同類之器，且銘文之多寡，有無為後先，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，實則于年代國別之既明者，猶復加且淆亂。六國之文，竄列商周，一人之器，分載數卷，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，迥不相侔矣。

夫彝銘之可貴，在足古徵史，苟時代不明，國別不明，雖有亦無可徵。故歷來談史地之學，于不顧甚，或加且鄙夷，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，于史地之學，亦復少所貢獻。王氏國

若每器古文字之學

雖所謂於創通條例，開拓闢奧，概乎其未有聞者，殆謂是也。  
王語見殷虛書契攷釋序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，闢奧之當如何開拓，卓  
學如王氏，則亦祕而未宣。閒嘗觀其所曾為，多文字攷釋，器  
物鑒別之零什，雖饒精當，而与古法無多殊，其兩金文著錄  
表，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，亦未足言當此。王氏殆有  
志而未竟者耶？

頻年且來頗有志于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，乃潛心于殷  
武卜辭与周京彝銘之譯讀。卜辭出土于一地，其出土地之  
地層，近由發掘，亦已畧得明其真相，據為史料，無多問題。然  
至周彝則事乃迥別。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，而有周一代  
載祀八百，其綿延幾与宋元明清四代相埒，統解曰周，實至  
含混。故器物愈富，著錄愈多，愈苦難于駕馭。竊饋于此者數

易寒暑，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，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。

整理之方將奈何？竊謂即當自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。此法古人已早創通，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。尚書諸誥命，呂彝銘例之，尤疑來自鐘鼎盤孟之銘文，周代王室之器罕見，其列王重器，或尚埋藏于地而未盡佚者，亦未可期。故謂尚書為最古之全文著錄，似亦無所不可。

國別之微至易，于銘文每多透露，可無多言。年代之攷訂則憂々乎其難。自來學者亦頗苦心于此，其法每專依後代曆術，呂事推步，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，案此實大有可議。蓋殷周古曆迄未確知，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。例呂恭王言，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

▲宗周鐘之「邵王」非  
昭王。參看五一葉編  
者眉端注。

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。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，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。後世皇極經世諸書復推算為十二年，世多視為定說。然今存世有趙曹鼎第二器，其銘云「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，葬王在周新宮，王射于射盧，葬王即恭王，謚法之興當在春秋中葉呂後，此之生稱葬王，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，宗周鐘之生稱邵王，孟賁之生稱穆王，匡卣之生稱懿王。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，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，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。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曆術呂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，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呂事剪裁，雖亦斐然成章，奈無當于實際。學者如就彝銘曆朔相互間之關係呂恢復殷周古曆，再據古曆為標準呂校量其它則尚矣。然此事殊未易言，蓋資料尚